

收获创作丛书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收获创作丛书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錢君匋 裝幀

收获創作丛书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著 作 者 朱 道 南
插 图 作 者 朱 保 庆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30×1035毫米1/32 印張：9 5/8 插頁：7 字數：152,000

1961年8月第1版

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10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890

定价：(八) 0.34元

前 言

我是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的。不过，想把一九二七年前后这段经历写出来，这个念头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。从想写到写成这本册子，其中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。

这本回忆录，从一九二四年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离开家乡走向革命写起，到一九二八年红四师到达海陆丰与彭湃同志会师为止。这段经历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，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。在大革命的风暴里，我们看到了工农群众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意志，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，坚决勇敢地与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。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残暴的血腥手段破坏大革命。我们还看到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怎样投靠反动派，使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受到了恽代英、张太雷、彭湃、叶挺、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，使我们的觉悟很快地得到了提高。他们的光辉形象使我终

生难忘。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许多同志，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，他们英勇地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每当想起这一切，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。

記得一九三〇年我經過重重險難从海陆丰回到家乡养病时，小时候的朋友們一有空就圍到我的床头来，要我談談这段經歷。后来，听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听过之后都很激动，特别是年輕人，他們常常听得咬牙切齿，有时激动得痛哭流涕。我开始意識到，这段經歷是能使人們得到教育的，往后，我就主动地讲給人家听了。抗战初期，在一次小学教師的會議上，我讲起了这段經歷，会后，有不少人当夜就报名參軍了。那时，就有人劝我将这段經歷写出来，我也第一次产生了写作的念头。我想，把它写出来可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去参加革命，同时，我还怀着这样的感情，总想把那些已經牺牲的战友們的高貴品质使更多的人知道，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；好象不这样做就对不起革命的先烈們。可是我没有动笔写，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水平低，怕写不好。我还觉得写文章是作家的事情，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，要通过文艺形式来写更感到困难，于是就作罢了。之后，一年一年过得很快，虽然还常常有人劝我写，我也都因为以上的原因而一直没有动笔。不过，这段經歷却被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，所以虽然事隔三十多年，却

仍然清晰地記在我的心里。

一九五七年整風時，我們機關里揭發出不少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人，有的對自己地位不滿，有的只貪圖享受，不安心工作，還有一些同志在困難面前畏縮不前，缺少革命者應有的朝氣。我看了很生氣，很激動，從而又一次產生了更強烈的寫作念頭，決心想把這段經歷寫出來，讓大家看看先烈們旺盛的革命意志，和那種為了革命利益，不畏艱難，絲毫不考慮個人得失的崇高品質。我想：過去所走的道路是多麼崎嶇艱險呵，可是同志們卻從未皺一下眉頭；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又是多麼寬廣平坦呵，這是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，無數先烈用自己的鮮血鋪平的。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時候，如果遇到某些暫時的困難，難道應該有絲毫猶豫和畏縮嗎？在工作順利和取得某些成就的時候，難道值得自己驕傲和自滿嗎？當時，我在一次會議上又講了過去經歷中的一段，大家聽了很感動，又有許多同志鼓勵我寫了，我也認真進行了醞釀，但思想沒有解放，顧慮重重，思考再三，終究沒有動筆。

一九五八年，黨號召老干部寫革命回憶錄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還專門開了一次會議，這又將我推了一把。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同志，常來看我，催我趕快寫。我們機關黨委也指定宣傳部于炳坤同志作我的助

手，协助我整理。这样，我才正式上了馬。

馬是上了，但我的思想还是没有完全解放。

起先，我用口述，由別人速記，将整个經歷大致記了下来，有十几万字，輪廓虽然出来了，但太乱，不象个样子。經過反复思考，我打算在速記稿的基础上，以“广州起义”的主力軍——教导团为中心，写一个长篇。这时，党又給我安排了写作時間，作协上海分会的同志常来問我有什么困难，出版社的同志也主动前来向我提供資料。这一切，进一步促使我加强了写作的决心。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，一提起笔，我就抓了瞎，头緒突然多了起来，犹如乱麻一团，不知从何写起。写了很長時間，只写出一点点，自己看看也不滿意。这时，我又有点畏縮了。我知道，摆在我面前的問題，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，鼓足干劲，克服困难的問題。我对自己作了一番估計：我要写的内容是自己亲身經歷的，也确实有很多东西好写；在政治上有党的領導，只要自己多听取組織上的意見，写出来的东西大致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，这都是有利条件。可是，我只讀过一些古书，从来沒搞过文艺創作，根本不知道文艺作品該怎样写，这是一个大难题，但我可以走群众路綫，多向有經驗的同志請教，这个困难也不是不可克服的。現在到处都在大跃进，大家都在发揚敢想敢說敢做的精神，我也不

應該被困难吓住。吳運鐸、高玉寶等同志不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嗎？我一定要寫下去！

于是，我又重新拿起筆來，開了兩次頭，看看還是不行。思想上有苦悶，覺得這個斗大的饅頭真難下口，但決心已定，所以不象過去那樣泄氣了。我讀了陶承同志的《我的一家》，發覺她都是圍繞着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來寫的，寫得朴素、生動，給我启发很大。這時，作協上海分會有位同志指點我說：“你一開始不要先寫長篇，可以在許多革命的花朵中，選擇最大最鮮艷的一朵先寫，這樣可以使自己照顧的面小一些，精力更集中一些，便于掌握。”這意見很好，如果我不改變求大求全的做法，就會走彎路，反而寫不出來，於是決定先寫《廣州起義》。

事情總是開頭難，起先，一連幾個晚上我一個字也寫不出。後來每晚能寫一二百字了，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，才逐漸增加到每晚寫五六百字。腦子也好象比過去靈活了不少。這樣，繼《廣州起義》之後，我又陸續寫出了几篇。

每寫出一篇，我就請周圍的同志討論提意見，進行修改，然後送到作協上海分會去，請魏金枝、任幹等同志指教，他們對我的幫助很大。這本回憶錄全部完稿後，峻青、杜宣等同志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看了一遍，

提了不少寶貴意見。我又作了修改，才定了稿。

我的寫作經過大致是這樣。通過這一段時間的寫作活動，給我最深的體會是：在祖國大躍進的年代里，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，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鼓足干劲，不怕困難，任何事情都能够成功的，文藝創作也不例外。只要在黨的領導下，堅決走群眾路線，加上有經驗的作家的指導，寫作並不是一件神秘莫測的事情。

現在，這本回憶錄雖然寫出來了，但我在文學創作上還是一個剛剛入伍的新兵。由於自己水平所限，作品一定還存在着錯誤和缺點，盼讀者批評指正。

最後，我再一次向對我寫作中作過指導、協助整理以及熱情幫我抄寫原稿的同志們致謝。

作 者

一九六一年二月

目次

前言 III

走向革命 I

湘江逆流 47

——馬日事变追記

从武昌到广州 111

广州起义 161

紅四师奔向海陆丰 223

走向革命

一九二四年，祖国的錦綉河山被大大小小的軍閥割据着，他們在各帝国主义的利用和驅使下，年年混战，兵連禍結，弄得中国烏烟瘴气，暗无天日。这时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，改組了国民党，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，随着制訂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，革命的浪潮，正在蓬勃地发展着。但是，我們这些呆在穷乡僻壤的年青人，耳目閉塞，根本听不到这样好的消息，也看不见南方的一线光明；所能听见和看到的，却是周圍的一片黑暗，和劳苦大众窒息得連气也透不过来的呼声。

我生长在魯南嶧县一个农村里，这里，被奉系軍閥張宗昌統治着。穷山恶水的地理环境，加上軍閥战争的浩劫，苛吏的勒索，地主的剝削，土匪的橫行，使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貧苦农民，劳累終年，不但得不到温飽，而且常常是“閉門家中坐，禍从天上来”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

那时我在鎮上的一所学校里讀書，是个貧苦的青年学生，面对着这样的现实，終日愁眉苦臉，走投无路，但又不懂得要参加革命，心头郁悶的时候，常常和三五个要好的同学，暢談一番，以泄胸中的不平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想学那梁山上的好汉，到抱犢崗山上去树起大旗，除暴济貧，替天行道。当然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，因此我們都为找不到出路而心中非常苦悶。

在学校里，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穷同学，一个叫謝拙民，他聰明而稳重，很有抱負，十分讲义气，体格异常健壮，有“鉄膀子”之称，是佃农出身，家中只有兄嫂两人。另一个叫楊荣林，是校中数一数二的高材生，身材矮小，人很灵敏，个性爽直而高傲，遇事常有独特的見解。他父亲是个深受当地农民爱戴的貧苦知識分子，不幸在前年去世了。从此楊荣林一直寄居在叔父家里。我們三人，形影不离，十分投机。

期終考試后，有一天，放学回家，我們三人翻山越

岭，边走边談，正談得起勁的時候，忽然見我年老的母親，哭哭啼啼急急匆匆地從對面路上走來。我大吃一驚，心想一定出了什麼事情，立刻迎上前去。母親哭訴了一陣，我才明白了原因：我們校里來了一位很好的校長，並請來了幾個好教員，他們對待學生尤其對窮學生很關心愛護，功課也抓得緊，深受一些窮學生的歡迎，但卻惹起了那些富家子弟的厭恨，特別是那個無惡不作、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的大地主的兒子黃錫湯，他仗着父親的勢力，老和校長作對，因為他父親和官府、土匪都有勾結，誰也不敢惹他，校長和老師們也只好忍氣吞聲。我們這些窮學生却看不過去，年輕人火氣旺，也不顧到會出什麼亂子，有一次我就領着大家狠狠地當眾揍了他一頓，沒想到這家伙現在唆使土匪來報仇了，要我三天內送三百個“袁頭”去賠禮，到期不繳錢，土匪就要來抓人燒房子。

我們鄉間土匪如毛，綁票殺人，說一不二。兩月前，我的一個堂兄，就因為被土匪敲詐，繳不出“袁頭”而被殺害了。我即使將房子賣掉，也繳不出這筆錢，怎麼辦呢？心里又氣又焦急。

楊榮林給我出了個主意：將老母送到舅父家去住，自己離開村子，請校長幫忙提早發一張畢業文憑，到濟南去讀師範。他還說：

“出去見見世面，也好看看天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大家商量了一陣，覺得只有这条路可走。謝拙民、楊榮林也都表示愿意离开家乡，和我同到济南去闖一闖。

主意已定，我們就先送母亲回家，随即去看校长，校长很同情我們，立刻設法填发了几張文凭。我們又将行李先集中到謝拙民家里。

第二天夜里，我慢慢打开門，見外面月白风清，星光灿烂，就更加小心地走出門去，在村头巷尾張望了一会，見沒有人，就回向家里招了招手。謝拙民和楊榮林挑着东西出来了，后面跟着我母亲。我将門鎖上，領着大家往我舅父家里走。

路上，母亲不断低声哭泣着向謝拙民、楊榮林說：“你大哥四岁死去了父亲，我們过的日子是‘猪眼掉泪’。人善受人欺，馬善尽人騎，这个年景真不如死了干淨。”她一面哭着，一面叙述着孤儿寡妇的苦心，还不断地回头向家里張望。

謝拙民和楊榮林默不作声。我心里有說不出的悲憤，想到这个老家不久可能化为灰烬，又想到此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年迈孤零的母亲，就禁不住暗暗掉泪。唉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！

半夜时分，我們越过了几重山，到了我舅父家里。舅父見我們半夜上門，母子俩又是一副悲切的面容，很是吃惊，忙問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母亲已泣不成声。我沉重地将情况告訴了舅父。舅父听了后，叹着气說：

“唉，我們惹不起人家啊，現在也只有往外跑啦。”随后，他又寬慰我，“你只管放心，你娘在这里，我如有一口飯，定分一半給她吃，我鍋里有粥，决不叫她的碗里空着。你好好去念书求上进，要爭这口气，总有揚眉吐气的一天。”

为了不让土匪知道我要逃走，我和謝拙民、楊荣林必須連夜动身去济南。時間紧迫，我来不及多說什么，将母亲拜托給舅父，然后又跪在母亲面前，磕了三个头向她告別。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，自小就对我爱护备至，見我要走，哭得几乎昏了过去。我悲痛地站了起来，将母亲扶起，理了理她散乱了的白发，安慰她說：

“娘，別难过，儿在乡下也是吃一輩子苦，受一輩子气，反不如出去，也好长点見識。将来，我一定养你的老，送你的終。”

謝拙民和楊荣林也幫我劝了一陣，母亲收住了眼淚，要我安分守己，好好上学念书，常給家里来信。

自从我們三个好朋友决定一起去济南后，我疑神疑鬼，最担心的是怕土匪釘住我，使我逃不出去。我們

从舅父家里出来，去謝拙民家取行李的半路上，隱約看到后边一个黑影老跟着我們。起初，我們还以为是赶夜路的，可是越看越不对头，我們有意停下来看他时，这个黑影却繞过小路看不見了。等我們再往前走，他又慢慢地跟了上来。更教人不安的是：謝拙民家住在山前，这一带沒有几戶人家，晚上很少有人走动，我們走过山来，那黑影也跟上来了，这怎能不使人更加吃惊呢！

我拉了下謝拙民和楊荣林，就往小路岔出去，想在村边兜个圈子，把黑影甩掉再去拿行李。这办法很灵，我們兜圈子时，黑影就不再跟我們了，大家放了心。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再回到原路上时，見那黑影已經要到謝拙民家門口了。大家更着急，覺得这家伙一定曉得我們的行动。我連声叫糟糕。楊荣林也很吃惊。謝拙民胆大心細，他說：

“看样子这家伙早注意咱們了，还是赶上去弄掉他，来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我和楊荣林都沒有这样的胆量，听了謝拙民这話后，脚也軟了，但是又想不出別的好办法。謝拙民上小路去赶那黑影了，我們仗着他力气大，跟在他后面。越赶越近了，我的心也跳動得更厉害了，不由自主地落在謝拙民后面好几步。我一想，人家象秦叔宝一样讲义

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如果我不赶上前去，那还象話嗎？就咬了咬牙，急步赶上去。

謝拙民的眼力最好，他突然轉过身子对我說：

“老道哥，不对啊，这家伙扛着行李呢！哪有土匪扛着行李釘梢的？”

我和楊荣林也看到这个人肩上的行李了，也感到很奇怪，又捉摸不定是怎么回事。

这人到謝拙民家門口，吃力地把行李往地上一放，喘了两口气，就上前叫門。这时，我們与他的距离更近了，看得清楚这人原来是前庄一个地主的儿子，我們的同班同学孙之斌，并不是土匪的監視哨。楊荣林松了口气，跺了跺脚說：“嗨嗨，真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

孙之斌的父亲很坏，家里养着好几十个民团，是我們县里的一方之霸，当地的农民都叫他二知县，对农民的剝削压迫极其殘酷。孙之斌本人虽未做过坏事，但在校里时我們也不愿与他接近。他今天半夜找上門来干什么呢？真教人捉摸不透。

謝拙民的哥哥把門开了，孙之斌还未开口，謝拙民就奔上去說：

“孙之斌，你半夜来干什么？”

謝拙民的話音很响，帶有責問的味道。孙之斌不